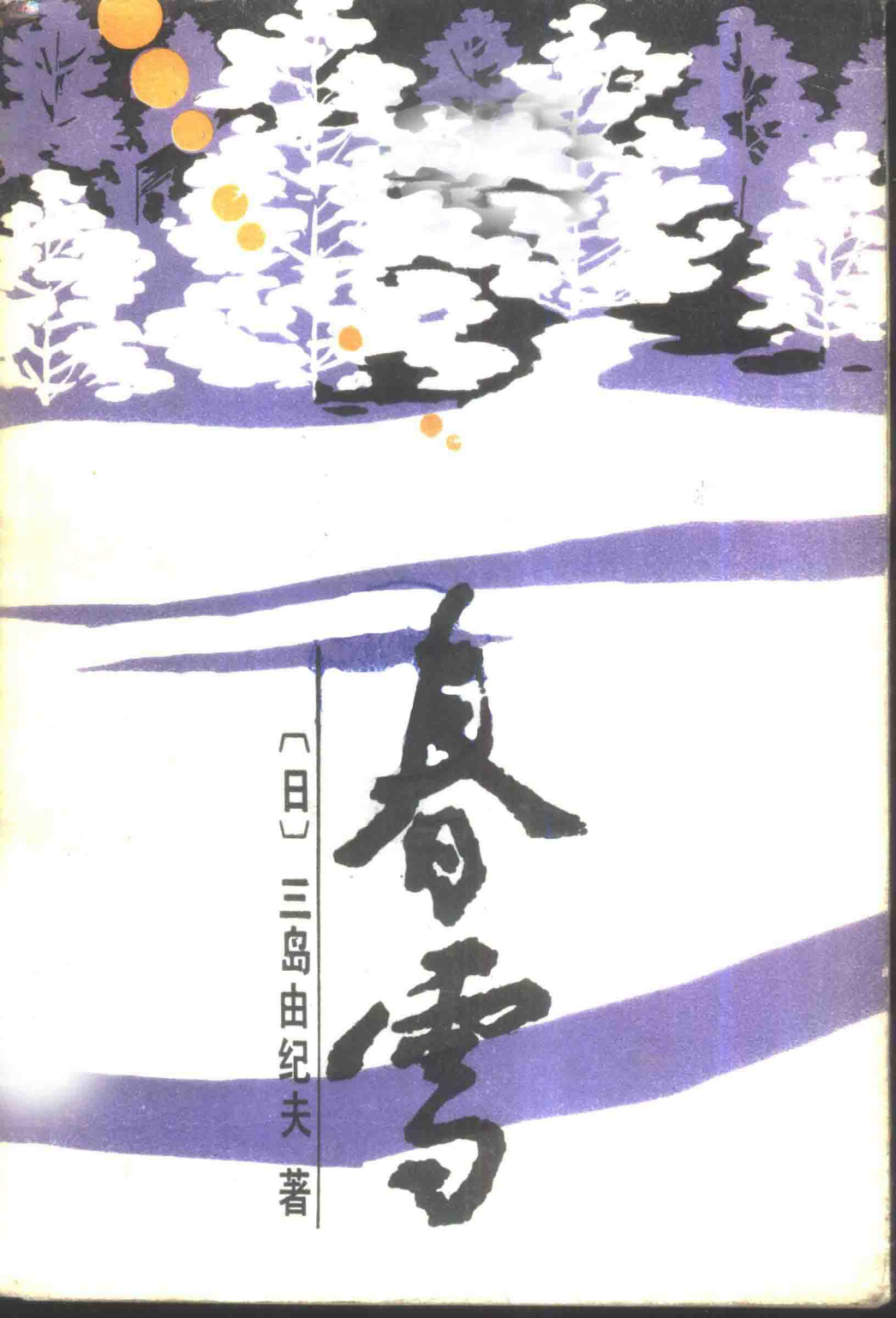




春雪

〔日〕三岛由纪夫 著

春 雪

〔日〕三岛由纪夫 著
唐 月 梅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三岛由纪夫
春の雪

根据新潮文库一九八五年一月第十七次再版本译出

春 雪

【日】三岛由纪夫 著
唐月梅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39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21,481—33 825册

书号：10355·787 定价：平装本 2.30元

压膜本 2.70元

前 言

三岛由纪夫是战后才正式走上文坛的日本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备受川端康成的推崇，也深受欧美读者的欢迎。他的《海潮怒吼》获1954年度新潮文学奖，《金阁寺》获1956年度读卖文学奖。由于他又是轰动一时的右翼政治家，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文学声誉，妨碍人们对他的文学创作进行全面的科学的研究和评价，或有选择地翻译介绍他的某些作品。但作为了解日本现代文学的发展，他的创作也还有加以研究讨论的余地。

三岛由纪夫原名平冈公威，1925年生于一个官僚的家庭，194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70年剖腹自杀。三岛自幼接受属于日本贵族学校的学习院的教育，十六岁得到国文老师清水文雄的鼓励和推荐，在1941年9、10月的《文艺文化》上发表了习作《茂盛的森林》，开始使用三岛由纪夫这个笔名。当时他接受“日本浪漫派”的国粹主义思想的影响，鼓吹“回归古典”、“恢复日本精神”，随后很快又接受了天皇制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后，他更有意识地继承战争期间“日本浪漫派”的那份遗产，并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

战后初期，在美军占领下实行“民主化”，否定专制主义的天皇制，日本知识分子普遍产生一种战争结束后的“虚脱感”以及战败的屈辱感。尤其是信奉天皇制的三岛由纪夫，失去了他原有的精神支柱，更抱有一种强烈的绝灭感。他在川端康成的

推荐下，1946年在《人间》杂志上发表了《烟草》，正式走上文坛。从这时起他就企图重新组合自己的美的意识，继续追求他过去所追求的所谓传统美。他在这之后发表的《爱的渴望》、《禁色》、《海潮怒吼》、《金阁寺》等作品，都反映了这种倾向与追求。这些作品大多描写青年男女的苦闷、浪漫的爱情，具有一定的唯美的倾向。也有的是宣扬“肉体的魅力”，以冒渎作为乐事。

似乎可以说，三岛这个时期的创作，主要是从个人中心主义出发，美化个人的颓废生活、悲观情绪和变态心理，但也写了一些颇有抒情色彩的爱情小说，具有唯美主义的色调。不过，在唯美主义的背后，还是隐藏着那根深蒂固的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日本主义的意识。他在1948年发表的《序曲》一文就明白地表明他因为“嗜血成性，非常渴望看到血”，声言“我真想杀人，想看到鲜红的血”。他已经向人们发出了一种在唯美外衣下的危险信号。正如松原新一在《战后变革时期的文学》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文化、和平、人道主义成为时代精神的一般用语之时，吐出这类‘危险’的话的作家，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了。没有比恶、死与血，以及包含这一切的某种危险更能吸引三岛由纪夫的心了。”^①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围绕“日美安全条约”问题，日本政治动荡对三岛是一个冲击，他无论在政治上或文学上，都表明他已经不仅追求情欲的满足，而且表示对天皇制传统观念的憧憬，对其精神支柱——武士道精神的求索。如果说战后初期唯美代表其主要创作倾向的话，那么以六十年代为分界线，他的唯美色彩虽不能说完全消失，但也变得淡薄了。

① [日]松原新一等著《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讲谈社1978年版，第106页。

这个时期，三岛的文学理论是以《文化防卫论》和《太阳与铁》作为基础的，这也是他的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国家主义的观念“占据了我的美学观念的核心”，以及“天皇制是我们历史的连续性、文化的统一性，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象征”，因此他竭力主张重新评价天皇制和“文武两道”。

三岛由纪夫以1960年问世的《忧国》为重要转折，在文学上一步步地实践他上述的文艺观。《忧国》是以“二·二六事件”为背景，描写一个皇道派中尉军官武山信二新婚不久，僚友没有让他参加“二·二六”军事政变。政变失败后，上级命令他率领队伍去镇压其僚友，在忠义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他与妻子毅然在“至诚”的匾额前面双双剖腹自杀。遗书上只写下“皇军万岁”四个字，以表示对天皇、对僚友的尽忠尽义。作者还花了较大的篇幅，描写中尉和妻子殉死前的疯狂的性行为，来表现肉体的快乐与精神的痛苦的矛盾冲突。可以说，小说以血淋淋的死与赤裸裸的性行为作为主题旋律，演奏出武士道的颂歌。不难看出，作者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真实思想感情，调动了他最高的艺术手段。他以“殉教的美学”来装饰，以显示所谓为“大义”而死的“悲壮美”，“神格化的天皇的美”，反映了作者所谓“美之所以美，就是因为它灭亡”的美学观念，体现了他所追求的“自我牺牲的美”。也就是把天皇制当作美的根源，形象地宣扬为天皇制殉死是最高美。他认为“死”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从文学方面美化死，可以说这是他追求的目标，并为自己充当这种“美的特攻队”而自豪。《忧国》是反映三岛文学性格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三岛亲自把它改编成电影，自导自演，而且最后自己本人也在行动上付诸实践，这不仅是三岛个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毁灭，也反映了右翼政治思潮的蠢动。

其后三岛所写的《十日的菊》、《明日黄花》、《英灵之声》、《朱雀家的灭亡》、《奔马》等一系列作品，都是以美化发动二·二六事件的青年军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攻队为天皇制效命的武士道精神，或是以“承诺必谨”为主题思想的。

三岛由纪夫的最后部长篇小说《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和《天人五衰》，是他前期的唯美和后期的国粹两种文学倾向的集大成。用三岛本人的话来说，前者（指《春雪》）把“柔弱纤细”，后者（指《奔马》）把“威武刚强”小说化（《二·二六事件和我》），也就是他一再鼓吹的“文武两道”的小说化。《春雪》写侯爵家庭出身的松枝清显对伯爵家的千金聪子产生爱慕，却又孕育着一种不安的情绪。聪子把握不住他的感情，只得接受皇上敕许和洞院宫家治典亲王订婚。此时清显公开向聪子求爱，聪子在惶惑中同清显发生了关系。这行为冒犯了皇上，可他们毫无后悔之意。侯爵认为儿子清显的行为是不忠不孝，越发严密监视他。伯爵夫人则力劝女儿聪子回心转意维持原订婚约，聪子不从，最后在月修寺削发为尼。清显也郁郁病故了。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贯穿了“优雅就是犯禁”的思想，让男女主人公冒犯皇上，寻求风雅的“冒渎的快乐”。作者不仅没有指责清显他们的犯禁，而且还用同情的笔触描绘清显这个人物，编成一个浪漫式的恋爱故事，充满了神秘感和感伤的余情。这里隐约反映了贵族家庭在没落过程中，旧传统与新观念在爱情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们“犯禁”和“冒渎”的行为。当然作者没有也不可能把他们作为一个叛逆者，所以最后以聪子削发为尼，清显病逝而结束，表现了人生无意义的主题思想。但是一向把“承诺必谨”作为最高信条的三岛，竟然让清显、聪子去犯禁，这也反映了三岛在尊皇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和

苦闷，企图把优雅的犯禁同“冒读的快乐”统一起来。从艺术技巧上说，全书特别是“乘马车赏雪”、“月修寺寻觅聪子”两章，将清显和聪子的感情写得格外纤细、哀怨，充满了日本王朝文学的风韵，再现了《源氏物语》的古雅的美。川端康成把《春雪》比之为现代的《源氏物语》，是作者“绚丽才能的升华”。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德纳尔德·金也说：“《春雪》是三岛的写作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至高领域的一部小说。”这些赞词，虽然难免有些溢美之嫌，但这部小说的确代表三岛文学成就的一个侧面。

从总体来说，三岛的文学特征正如文艺评论家松本鹤雄所归纳的：是“日本浪漫派精神、贵族情趣和对王朝文化的憧憬的结合，转化为天皇神格化。”^①日本《朝日新闻》在评三岛文学时也写道：“与所谓战后派文学同现实的密切结合相反，它是在完全虚构的世界里展开唯美主义”，但“自1960年起，从《忧国》、《英灵之声》到《奔马》等作品，三岛已经脱离了西欧美学，而一头栽进了称为日本主义、东洋性的精神世界，充满着‘自刎’、‘大和魂’、‘天皇’之类的词句，开始带上‘忧国之士’的风貌。”译者以为这些评价，是比较符合三岛的文学形象的。日本有些文学评论家把三岛前期的作品称之为“软派文学”，后期作品称为“硬派文学”，自有其道理。而三岛的创作思想倾向主流似乎更多是属于后者。

总之，三岛的文艺观和创作实践是极为复杂的，翻译他的某些作品，并不等于赞同他的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同样，批判他的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也并不意味着否定他的全部创

① [日]松本鹤雄的《从〈欢乐的琴〉、〈朱雀家的灭亡〉到〈丰饶之海〉——三岛由纪夫的国家主义》，收入文书书店1970年版《三岛由纪夫研究》377页。

作。我们对于一个作家及其作品需要的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作品具体分析。译者译出他的这部《春雪》，意在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加以借鉴，倘使有助于读者了解现代日本文学的一个方面，译者也就感到满足了。

译者

1986年6月于北京

春 雪

一

同学们在学校里议论日俄战争的时候，松枝清显询问他的挚友本多繁邦：“你还记得那时候的情景吗？”繁邦已经记忆模糊，只依稀记得曾被人带到大门口去看提灯游行队伍。清显心想：战争结束那年，两人都是十一岁，理应有更多鲜明的印象才是。同学们得意洋洋话说当年的情景，大都是从大人那里听来的，只凭添几分自己的模糊记忆罢了。

松枝家族中，清显的两个叔叔就是那个时候战死的。他的祖母由于两个儿子阵亡，至今还领着遗属抚恤金。但是，她并不使用这笔钱而把它供奉在神龛里。

也许由于这个缘故，家中现有的日俄战争图片集里，最能吸引清显的，就是明治三十七年^①六月二十六日拍的题为“凭吊得利市附近阵亡者”的图片。

这帧用暗褐色油墨印刷的图片，同其它各种战争图片迥然不同。它构图奇特，象一幅绘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数千名士兵都象画中人物，都安排得十分得当，画面中央竖立着一根

① 即公元1904年

高高的白色墓标，把所有的效果都集中在这上面。

远景是朦胧而平缓的群山，左侧展开去的原野，徐徐高隆，右侧的彼方是一片稀疏的小丛林，它伸向布满黄尘的地平线而后渐渐消失了。这回代之而出现的是向右侧渐渐高耸的成排树木，树与树之间露出一片黄色的天空。

前景的布局是六棵参天大树，各自保持一定的距离而矗立着。这些树木不知道属于什么种类，它亭亭如盖，树梢的茂叶随风摇曳，呈现一派悲壮的景象。

原野扩展开去，远方射出了微光，跟前是一片荒芜的草丛。

画面正中，可以看到细小的白色墓标和飘动着白布的祭坛，还有放置在祭坛上的许多花。

此外都是军队，簇拥着好几千名的士兵。近景的士兵全部戴着飘垂白布的军帽，肩上斜佩着武装带，背向观众，没有排成整齐的队列。队伍散乱，东一堆西一簇的，士兵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只有左侧前方的几个士兵，犹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中人物，冲着观众露出半边黯然神伤的面孔。左侧靠里首的无数士兵，满布在原野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椭圆形，一直延伸到原野的尽头。士兵人数众多，当然无法个个识别，只见树林之间布满了人群，一直延伸到远方。

无论近景或远景的士兵，都沐浴在深沉的微光之中，他们的绑腿和军靴的轮廓闪烁着亮光。低下脑袋和耷拉着肩膀的轮廓也同样闪烁着亮光。整个画面充满了一种无可言状的沉痛气氛。

所有这一切，都朝向正中央小小的白色祭坛、花和墓标，献上了一颗颗如波浪一般的激荡的心。扩展到原野尽头的这个巨大的集团，涌现出一缕缕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哀思，宛如

一个巨大的沉重铁环，慢慢逼向中央。

正是这张陈旧的、暗褐色的图片，勾起了人们无限的悲哀。

清显十八岁了。

尽管如此，他那颗纤细的心，被束缚在那样悲伤、忧郁的思绪中。可以说，养育他的家庭，几乎没有给他带来力量。

他家座落在涩谷区地势较高的地方，是一所大宅邸。在这宅邸里，很难找到一个象他这样多心事的人来。正因为他家原是武将门第，父封侯爵，幕府末期家道中落，父亲有耻于此，遂把幼年的嫡子清显寄养在公卿家，不然清显也不至于养成这种气质。

松枝侯爵的宅邸占涩谷区郊外广大的面积，在十四万坪^①的土地上，屋宇鳞次栉比。

正房是日式建筑，在庭院的一角上却兴建了一栋由英国设计师设计的壮观的洋房，这栋能穿着鞋子进去的宅邸，据说是包括大山元帅宅邸在内的四大屋宇之一，这就是松枝私邸。

庭院的中心，是一泓宽阔的大湖，以红叶山为背景，湖里可以划船，湖中还有个中之岛，湖面漂浮着开花的萍蓬草，湖里还可以采摘莼菜。正房的大客厅面向这个湖，洋房的宴会厅也是濒临这个湖。

湖岸边和中之岛到处都配置了灯笼，达二百座之多。岛上立着三只铁铸的仙鹤，一只俯首，两只仰天。

红叶山顶上流泻着瀑布。瀑布顺着数重岩石倾泻而下，绕

^① 土地面积单位，1坪为3.3平方米。

着山腹，钻过石桥下面，注入佐渡的赤石后面的瀑布潭，然后汇入湖中。湖里还泡浸着菖蒲的根，每逢开花季节，它便绽开许多美丽的花朵。湖还可以垂钓，有鲤鱼，也有鲫鱼。侯爵允许每年对外开放两次，让远足旅行的小学生们前来参观。

清显童年时代，被侍者吓唬过，最害怕鳖了。有一回，祖父生病，有人送来了一百只鳖让祖父滋补，家里人把它们统统倒在湖里放生，繁殖，仆人曾告诉清显：要是被鳖咬住指头可就完了，指头就再也找不回来哩。

院内有几间茶室，也有大台球室。

正房后面，由祖父亲手种植了丝柏林，这一带还经常能挖到许多山药。林间小径，一条通往后门，一条则爬向平缓的山岗。家里人称之为“神宫”的神殿，就落座在宽阔草坪的一角上。那里是用来祭祀祖父和两个叔叔的。照例置有石阶、石灯笼和石牌坊。石阶下方的左右两侧，在一般安放石彫狮子狗的地方，安放了一对日俄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大炮炮弹，全涂上了白漆。

在神殿稍低的地方，还供奉了五谷神，它的前方有一排美观的藤罗架。

祖父的忌日是在五月底，每次祭典全家都聚集在这里，这时节藤花正好盛开，妇女们为躲避烈日，都集拢在藤罗架下。于是，比平日更精心化妆的妇女们的白皙的脸上，映着淡紫色藤花的影子，恍如落下了优雅的死影。

妇女们……

实际上，这座宅邸里住着不计其数的妇女。

不用说，为首的是祖母。祖母却住在离正房稍远的隐居间

里，由八个女侍来侍候。不管晴天雨天，早晨母亲梳洗完毕，按习惯照例带着两名女侍前去给祖母请安。

这位婆婆每回总要对这位媳妇端详一番，尔后眯起慈祥的眼睛说：

“对你来说，这种发型不太合适。明儿你梳个时髦发式来看看，肯定会合适的呀。”

于是第二天早晨，母亲梳了个时髦的发型去了，她又说：

“都志子，你毕竟是个古典美人，时髦发式不合适啊，明儿还是梳个发髻来吧。”

因此，在清显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在不断地变换发型。

宅邸内，梳头师连同弟子一起成天价地忙着给人梳头，给女主人梳头就不用说了，还要侍候四十多个女侍的发式，唯有一回这个梳头师关心起男子的发式，那就是清显上学习院中等科一年级的時候，为了去参加宫中的庆祝新年会并担任牵裾裾角色的时候。

“虽说学校规定在校学生要推光头，可是今天你应召进宫，穿上大礼服，可不是光头啊！”

“留头发又会挨训的。”

“不要紧，我给你造个发型吧，反正要戴帽子。你脱帽的时候，我要让你比其他年轻人更显得英俊。”

话虽这么说，十三岁的清显，脑袋被剃得光秃秃的一片青痕。尽管梳头师自夸技术高超，然而他给清显装上假发套时，梳痕有点疼，发油也渗到皮肤里，映在镜子里的脑袋并没有变得多么美观。

但是，在这次贺宴上，清显获得了罕见的英俊少年的称誉。

明治天皇也曾亲驾宅邸一次，那时候为了接待天皇，在庭院里举办相扑大会，以大银杏树为中心拉上了幔幕，陛下坐在洋房二楼的阳台上在观看相扑。当时清显被允许进谒，还蒙天皇抚摸了他的头。打那以后直到今年新年他为皇后牵裙裾，四年过去了，清显心想：也许陛下还记得我的模样呢。他对梳头师也这样说了。

“是啊是啊！少爷的头曾蒙天皇陛下抚摸过的呀。”梳头师说着从铺席上向后退了几步，毕恭毕敬地冲着清显那还残留着稚气的后脑勺，拍手膜拜起来。

牵裙裾的侍童的服装是天鹅绒蓝上衣，和一条仅及膝下的短裤，胸前左右各佩带两对大白绒球，左右两边袖口和裤上也同样缀着毛茸茸的白绒球。腰间佩剑，脚登带黑珐琅扣的鞋子和白袜。在饰白花边的宽领正中，系了一条白绢领带。用绢带系着插上大羽毛的拿破仑式帽子，吊在背上。新年头三天里，挑选出二十多名成绩优秀的华族^①子弟，轮流牵裙裾。由四人牵皇后的裙裾，两人牵妃殿下的裙裾。清显牵了皇后和春日宫妃殿下的裙裾各一次。

清显在轮流牵皇后的裙裾的时候，曾随皇后走过近侍者焚烧麝香的走廊，肃穆地来到了谒见厅。庆宴开始之前，他一直侍立在接受谒见的皇后的后面。

皇后风度典雅、聪慧过人，但已近六十高龄。相比之下，春日宫妃却才三十年华，不论是美貌、气质，还是婀娜的体态，都象一朵盛开的鲜花。

① 明治二年(1869年)把皇族之下、士族之上的贵族称为华族。1884年，根据华族令，也适用于维新功臣，授予公、侯、伯、子、男爵位，享有特权，成了日本社会身份，1947年实行新宪法，这项华族法令予以废除。

现在，浮现在清显眼前的，不是朴素大方的皇后的裙裾，而是妃殿下飞舞着黑斑纹与大白绒球、周围镶嵌无数珍珠的裙裾。皇后的裙裾上有四个手环，妃殿下只有两个。清显与其他侍童们反复多次练习，手持手环，按一定步子走路。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妃殿下的头发乌黑，润泽发光，盘结的发髻下方，还垂下一些短发，掩映着丰润白皙的脖颈。他还窥见她的正装礼服覆盖下的丰盈的肩膀。她姿势端庄，果断地朝前走，她身体移动，而裙裾却没有摆动。然而清显已经感到随着音乐的节奏，那逐渐扩展开来的、美丽而芳香的洁白长裙，宛如山巅的积雪在飘忽不定的云雾中，忽隐忽现地浮现在眼前，这时候，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了女人美得令人目眩的优雅的关键。

春日宫妃连裙裾上都洒上了法国香水，那股芬芳馥郁盖过了麝香的古雅香味。在走廊半道上，清显绊了一跤，险些摔倒，这瞬间裙裾被猛烈地拉向一边。妃殿下微微回过头来，含着典雅的微笑，毫无责怪的意思，望了一眼出了丑的少年。

妃殿下并不是明显地觉察到才回过头来的。她笔直地站着，只转过半边脸来。这当儿，她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她那浮彫似的白皙的一边脸颊上，轻轻地飘忽着鬓发的发丝。那对晶亮的黑眸，在她那双凤眼眼梢边上闪烁，象点燃起火一般。端庄的鼻梁，自然给人一种清秀高雅的印象……这瞬间，看到的妃殿下的尊容——那角度甚至不能说是侧脸，似是斜斜透视一件纯洁的结晶体的断面——刹时飞起了一道彩虹。

在贺宴上，清显的父亲松枝侯爵亲眼瞧见了自己那位被华美礼服裹着的儿子的英姿，不禁沉湎在实现了多年梦想的喜悦之中。此情此景，才真正把占据侯爵心中的虚荣——不管自己

身分多高，甚至可以迎驾天皇到自己宅邸，但总觉得这毕竟是虚空的——无遗漏地一扫精光。从儿子的英姿中，侯爵看到了来日宫廷与新华族的亲密亲交，公卿与武士的最终结合。

席间，侯爵听到了许多对儿子的赞美之辞。他起初很是高兴，后来又感到不安。十三岁的清显实在太美了。同别的侍童相比，即使不偏心眼，清显的美也是超群出众的。他的双颊白里透红，眉宇间荡漾着一抹秀气，那双依然充满稚气的大眼睛，在长睫毛的陪衬下放射出炯炯的黑光，实在艳美极了。

人们的赞美之辞，提醒了侯爵，他这才觉察到自己的嫡子那副超人的美貌，似乎是一种无常的虚幻的美。侯爵的心头掠过了不安的心绪。他毕竟是个乐天派，这种内心的不安很快就消逝了。

毋宁说，早在清显牵裙裾的前一年，这种不安就深深地埋藏在饭沼的内心底里。饭沼十七岁寄居在这个宅邸。

饭沼是清显的贴身学仆^①，由鹿儿岛乡村中学推荐来到了松枝家。他学业优秀、体格壮实，是少年中的佼佼者。松枝侯爵的祖先被当地看做是豪放的神。侯爵家的生活，只有凭在家里和学校听到的，有关侯爵祖先的情况来加以想像。然而，来到这宅邸一年之后，侯爵家的奢侈，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同他想像的相反。这就刺伤了这位纯朴少年的心。

对别的事情，他可以视而不见，惟有对托咐给他的清显，他却不能这样。清显的俊秀、纤弱以及对事物的感受、思考和关心，一切的一切都使饭沼不太中意。侯爵夫妇对清显的教育

① 指寄食人家代为照料家务而求学的寄食学生。